



## 前 言

在中国近现代史上,合肥知名人物众多且具有一定影响。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,加强爱国主义教育,我们将陆续编选《合肥人物》文史资料专辑。张劲夫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。

本辑主要介绍有:民初3位国务总理**蔣心湛**、**贾德耀**、**段祺瑞**。辛亥著名人物**王正澐**、**袁镇洲**。中共党史人物中,有袁镇洲的女儿、外交部部长助理**袁澎**,全国政协常委**张如屏**,合肥中心县委书记**刘敏**。军政界人物,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**余心清**,前安徽省主席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**张义纯**,国民党11集团军副总司令**刘和鼎**,国民党军炮校教育长、台湾炮兵司令**史文桂**,合肥县长、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**叶粹武**,军事译著专家**吴光杰**,山东、安徽督军**郑士琦**，“安福国会”众议院议长，伪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委员长**王缙唐**。还有滇军将领**王奉祺**、**潘鼎新**、**唐莫庭**。学者专家中,有前安徽大学校长、一级教授**刘文典**,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**梁声乙**,西安交通大学教授**陈翠丹**,早期物理学家**郑大章**,书法家**张敬文**,以及名中医**金容甫**、**杨新吾**。还介绍了几位开发和保卫台湾的合肥人,如**刘铭传**、**唐定奎**、**章高元**、**聂士成**、**龚照璠**等。这些近现代人物,有的在民主革命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有的在镇压农民革命、参加内战中起了恶劣的作用,甚至堕落为卖国求荣的汉奸,有的在文教科技和医卫方面为祖国作出了贡献。他们的这些不论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不同阅历,都为我们了解昨天,把握今天,展望明天,提供了生动的教材。

合肥市政协副主席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**周军**,副主任**刘秉钧**,委员**牛耘**、**刘光武**、**汪大年**、**李海**、**周海平**、**周翠梅**、**郑希侨**、**俞顶贤**、**曹步藩**、**程如峰**、**鲍传奇**等审定了本辑稿件。欢迎批评,欢迎惠稿。

# 目 录

龚心湛	.....	龚安芸	( 1 )
贾德耀	.....	方王荣 郑圣和	( 4 )
段祺瑞	.....	贾润泉	( 7 )
王正藩	.....	殷文波	( 16 )
龚镇洲	.....	戴 健	( 22 )
龚 澎	.....	金安立	( 37 )
张如屏	.....	陶志巩	( 47 )
刘 敏	.....	范光荣 黄松泉	( 55 )
余心清	.....	余华心	( 63 )
张义纯	.....	田 仁	( 72 )
刘和鼎	.....	刘亮中	( 84 )
史文桂	.....	沈思祐 陶子贞	( 90 )
叶粹武	.....	孟 尧	( 95 )
吴光杰	.....	王其杰 张广余	( 100 )
✓郑士琦	.....	张广余 郑吉周	( 104 )
王揖唐	.....	姚怀然	( 108 )
潘鼎新	.....	陈锡铤	( 123 )

唐冀庭	金 昆 ( 126 )
刘文典	张文勤 ( 131 )
谭声乙	刘祖欣 ( 139 )
陈季丹	田 恬 ( 145 )
郑大章	刘緝之 郑焕东 ( 149 )
张敬文	安 然 ( 152 )
金容甫	周静波 ( 157 )
杨新吾	瞿光澄 ( 167 )
开发和保卫台湾的合肥人	马 骥 ( 173 )

补  
  
白

李经羲小史 ( 15 )	吴忠信与达赖坐床典礼 ( 46 )
王孝祺拒敌镇南关 ( 54 )	杨振宁和他的“开蒙师” ( 103 )
张东野简介 ( 121 )	张广建之死 ( 122 )
李经方——首任邮政总局局长 ( 125 )	李鸿章与合肥专祠 ( 151 )
吴宏洛家传的一只澎湖贝壳 ( 172 )	

# 龚心湛

龚安芸

先父龚心湛（原名心瀛），号仙舟，安徽合肥人，生于1869年（清同治八年己巳四月二十二），清监生。幼年家境贫困，9岁即只身去沪。依三伯龚照瑗（时任上海道台），随其子龚心铭、龚心钊读私塾。后又攻读英语，考入金陵同文馆。毕业后，被派往驻英使馆任钦差薛福成随员。薛4年任满，继任者为龚照瑗，先父仍充随员，并随任至日、美、法、比等国。1896年，龚照瑗秉承清廷之命，在伦敦诱捕了孙中山先生。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，段祺瑞曾委派先父前去致祭。

时清廷创办海军，所有购械、借款及订造战舰，悉以委付驻英使臣，具体由先父经办。龚照瑗任满归国，先父亦随同返沪。不久，经岑春煊之力任广东知府并署理按察使。1906年，周玉山（周馥）任两广总督，委先父督办边防，署钦廉兵备道。1909年李经羲再起为云贵总督，任先父为云南省临安开广道兼蒙自关监督。蒙自为滇越铁路要冲，先父抵任后，竭力维护主权，旋擢升云南提法使。未及视事，辛亥革命爆发，乃匆匆离开云南。

民国成立后，周玉山之子周缉之（周学熙）任财政总长，召先父为汉口中国银行行长。1914年3月，皖北大旱，政府命先父督办赈务，兼任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。5月，当局又任命先父为安徽财政厅厅长。先父于办赈之时，目睹灾

情，以为水利不修，乃致灾之原因。遂倡议创设水利局，岁拨省税20万元充浚治经费。复筹盐款百余万，大治滩水。

1915年元月，先父调任广东财政厅长、采金局总办。未到任，又被召为财政次长，兼任盐务署督办及稽核总所总办。1916年，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及参议院参政。袁世凯称帝后，先父辞职寓居天津。迨帝制事败，政局粗定，先父被推为参议院议员。1918年出任安徽省长。

1919年春，先父调任财政总长。同年秋，继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。是时南北议和久不决，政局动荡，内战屡起，先父摄阁仅3阅月即挂冠而去。

1924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前，曾在天津商定以先父为财政总长，后因先父反对金佛郎借款事，临时改任内务总长兼赈务督办。1925年11月调任交通总长。

1925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，先父代表北京政府主持吊唁，并亲制挽联，以表哀悼。

1926年春，奉军和直鲁联军进入北京，政局更加混乱。4月，先父宣布下野，此后即长寓天津，开始从事实业。天津为北方实业中心，实业界名人如周缉之等皆聚集于此，其中多为先父旧交，以先父之声望和影响，皆相借重。先后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、董事长，中国实业银业、通益味精公司董事长，大陆银行、中孚银行、永宁水火保险公司董事等职。

先父晚年致力于社会福利及救济事业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，天津难民麇集，先父积极筹款赈济，并组织伤病难民救济会，招集医士进行治疗。1939年，天津遭水灾，市郊均成泽国，先父又假开滦矿务局成立临时医院，收治急症。但在日伪统治下，沦陷区粮价日昂，民不聊生。1939年，先父复发起成立临时急赈会，邀集各界人士，募款数百万元，

以资救济。

先父晚年还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天津市著名学府如南开大学、工商学院及耀华中学等，皆推举先父担任董事或董事长。其中工商学院系教会所创办，抗战中期，该校与罗马教廷失去联系，财源告竭，行将停办。先父挺身而出任董事长，捐赠巨款，多方募集，以资维持。

启新洋灰公司总秘书徐蔚如系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，先父在启新总理和董事长任上与其朝夕相处，受其影响，也对佛教产生兴趣。晚年寓居天津，信奉尤专，日有常课，常以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”偈语自励。徐蔚如在津创办刻经处及佛教功德林，举办甲戌讲经法会，重修天津大悲禅院等，先父皆竭诚赞助，并任功德林首届林长。先父倡办赈济时，功德林诸善信率先响应，并成立佛教赈济机构。

1937年日本侵占华北，并建立伪华北政权，初时，日方想利用段祺瑞，后因段南下上海，乃威逼利诱先父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，遭先父拒绝，后由王克敏、王揖唐任此伪职。

日军占领华北后，为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，即插手有关军需工业。启新洋灰厂为华北仅有之水泥工业，日军多次想实行军管。启新的传统向来是总理当权，先父时为总董事长，总理是袁世凯的三子袁心武（克桓），袁为应付日本人，常推先父出面与日人交涉，至使启新洋灰厂尚有一定的经营权益。迨至1943年，日军因战事失利，形势日蹙，对水泥需求日增，也就不顾社会名人的反对，开始对启新洋灰厂实行军管。在此压迫下，先父以七旬高龄，亲往北京与日酋交涉。结果，反遭日酋的羞辱。先父经此恼愤，返津后遂一病不起，于1943年12月病逝，终年74岁。

## 贾德耀

方玉荣 郑圣和

贾德耀，字昆庭，亦名焜亭，晚年自号俭斋，1880年生，祖居合肥南郊贾大郢，后迁居义兴集。兄弟7人，他排行老三。贾德耀早年留学日本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。回国后曾在袁世凯、段祺瑞部下任要职多年，直到陆军总长、内阁总理。1940年在上海法租界病故，终年60岁。

贾德耀父亲贾之玉，副榜举人，在京为官。母亲胡氏，妻张其汾为家庭妇女。清朝末年，全家由原籍迁往天津亲友处，后又迁居北京小茶叶胡同。贾德耀15岁考进北京武备学堂，学习勤奋，学科、术科及各门训练成绩都名列前茅，日文、德文尤为突出。毕业后即官费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。结业回国后，曾任北洋第二镇参谋官、马二标标统。1912年在河南护军中任团长，1913年升任旅长。在此期间，与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将军相识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结为兄弟。1914年9月改任第15混成旅旅长。1916年1月任陕南镇守使，7月调任将军府参军。后因母亲去世回到北京，先后任陆军部军学司编译局局长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。1924年3月授将军府宽威将军，11月任陆军部次长。1925年11月任陆军部总长。1928年2月任国务院代总理、总理，兼领陆军，4月去职，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。任职期间一直与西北军保持联系，参与冯玉祥将军和鹿



钟麟司令员发动的驱逐溥仪出宫运动，以后成为西北军智囊团中的参谋人物。

北洋政府执政期间，由于直皖直奉战争不断，炮火连年，政局动荡不安，贾德耀深感仕途艰险，风云莫测，于是毅然退隐家中，以观赏碑帖练习书法自娱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，妄想灭我中华。我军将士虽在山海关、喜峰口等线浴血奋战，但由于汉奸认贼为父，冀东各线成立了傀儡伪政权。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华北局势，电示在北京的宋哲元将军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，宋接电后邀请贾德耀参加政委会并主持工作，贾德耀认为华北形势危急，要设法通过外交途径，取消冀东伪政权，冀东各线归政委会管辖，绝不能丧权辱国。贾德耀与日方驻北平使领人员多次交涉，终因日方渐紧逼，制造事端，未能实现。张自忠将军代管政委会工作后，北平形势岌岌可危，他向贾德耀申述局势已无法挽回，留在北平难免要被迫参加汉奸伪政权，要其早作打算。贾德耀遂去德国医院，声称病重住院，避开日本人纠缠。家人在亲友帮助下，分几批随难民逃到天津亲友家，贾德耀则化装成农民，随他的一位老师离开北平，抵达天津。

在津期间，日本人要强行租用贾德耀在京住房。贾德耀对家人说：“日本人非法占领，我无法抵抗，租借绝对不行。我怎么能把房屋租给侵略者使用呢？就是枪口对着我的脑袋，我也决不签字。”此后，日本人又经常派员前来游说，要贾德耀出面维持局面，职位、房屋、生活都从优安排。贾德耀气愤地说：“不要逼人太甚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”一气之下，心脏病复发，终日离不开药剂。1939年天津发生水灾，贾德耀疾病缠身，体弱不堪，只好由家人护

送，混过日军检查哨口，到了大沽口外，连夜乘船到上海法租界友人家居住。由于国难家愁煎迫日紧，贾德耀心情忧郁，病情加剧，经过多方医治无效，于1940年12月病故于上海。

贾德耀性格耿直，办事认真，他认为从政应两袖清风，一生廉节自守。他对子女管教很严，希望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磨砺自己，成为有用之才，报效祖国。其二男三女皆大学毕业。长子贾成和先后为浙江大学、同济大学教授。长女贾成华为南通中学教师。次女贾成彬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。次子贾成晏为上海化工研究所工程师。小女贾成芝为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副教授。

（合肥市郊区政协供稿）

# 段 祺 瑞

——“张勋复辟”时期

贾润泉

段祺瑞（1865～1936年），合肥人。我于民国元年冬，开始给段祺瑞当上差，一直到把他的灵柩从上海送到北平，前后共20余年。在他和黎元洪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冲突离开北京到天津，嗣去马厂讨伐张勋后又返回北京这一时期，目睹耳闻，尚有可述。择要叙述于下，藉供参考。

1917年5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，段祺瑞去总统府见黎元洪，一个多小时才回来。段一进屋，我接过他脱下来的马褂，看见他的鼻子向左边歪了二指多。他一生气就歪鼻子，但是歪得这样厉害，是空前的一次。同去的副官池俊臣对我说：“老总（指段）要求总统下命令对德国宣战，总统说国会不同意，不肯照办，越说越僵，老总拍着桌子和总统大吵，临走到客厅门口，用力一跺脚，回过头向黎说：‘我不干了’，我们要小心点伺候，别找霉倒。”

一会，段要我去叫卫队营长杜奎来。段自当陆军总长起，即编有卫队1营，名为陆军部卫队，实际是段个人的卫队。共辖步兵4连，机关枪两连，骑兵1连，便衣侦探1连，分驻铁狮子胡同东口海军部对过和陆军部西隔壁。粮饷等一切供应，均由陆军部直接拨发。杜营长来后，段叫他马上到前门车站预备专车去天津。杜带卫队一排，便衣侦探一排，到车站找站长。站长适才接到总统府电话指示：“不经

总统批准，任何人不得开行专车。”经杜强迫备好一二等车辆各一的专车一列后，即向段报告。段饭后照例的午觉没有睡，即带我和池俊臣、冯金铭等上差6人，均着便衣，暗藏勃郎宁手枪，连同带自来得手枪的便衣卫队20名，分乘汽车两辆直奔前门车站。段刚上专车，吴光新（亦合肥人）来陪段去天津。等了10余分钟，吴问我：“怎么还不开车。”我答：“杜营长已经去找站长了！”吴生气地说：“快把站长叫来。”一会杜奎和站长及几个站内的办公人员均来。吴问站长：“你为什么不赶快开车？出了事故你负得了责任么？”站长说：刚才总统府曾来电话指示，没有总统的命令，谁也不能擅开专车走。”吴说：“他是放屁，胡说八道，不开不行，赶快开车。”杜营长马上掏出手枪，指着站长的胸前说：“你开不开车？”站长吓得脸都白了！一面大声喊叫快开车！一面向身旁的站内职员说：“赶快打电话向总统府报告，专车不开不行，总理大怒之下，不开车就枪毙我。专车已经开走了！”23日黎总统即明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。

段到天津，暂住意大利租界二马路段芝贵家。吴光新和营长杜奎，当日返京。段芝贵住的楼房共六楼六底外带小楼，系段祺瑞所有（民国16年由姚国桢介绍卖归张廷谔）。段芝贵要搬家，段说：“我那能久住天津，你又何必迁出迁入的找些麻烦呢！”住了7天，即租妥意租界大马路吕调元的楼房一所迁入，由我去北京将全部眷属接来。王郅隆因住隔壁，他经常来陪段打牌。靳云鹏、段芝贵、傅良佐、徐树铮、曾毓隤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王揖唐等常来，徐世昌曾来过两次，每次都是闭门长谈。徐与王揖唐，向来不陪段打牌。有一天上午，倪嗣冲来见段，大声说：“黎宋卿曾对我说，不经国会通过，径行对德宣战是不合法。什么他妈的

法！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，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律。他不经内阁附署，就免去总理的职务，是合法吗？辛亥武昌之变，黎宋卿听到枪声吓得钻了床底。因缘时会，依人成事，忝居高位，优柔寡断，竟然妄自尊大，以开国元勋自居，还有谁来拥戴他呢？”段说：“国事方艰，庸才足以误国。”

是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张勋带着15辆小福特汽车，张车居中，前后各7辆，满载便衣带手枪的辫子兵来到段宅。张光着头拖一个辫子，穿着大褂马褂，持黑折扇，满面风尘，精神很是疲劳，见段密谈约半小时，临行将出客厅门口，段问：“你几时去北京？”张答：“今天下午就去。”段说：“好吧！你到北京看着办吧！”

7月1日早7时以后，段芝贵的副官李化甫来电话问我，“段总理起来了没有？”并说：“刚才雷震春派人来说，有圣旨要将军（指段芝贵）去北京辅佐皇上，连红顶子大花翎靴子袍套等穿戴的衣物都送来了！将军不去，都退交来人带回北京。听来说，宣统又当皇上了！北京城内各衙门商号住户都要挂上龙旗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市面和车站方面就很热闹。”我据以告段，段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表现惊慌的神气，马上去到段芝贵家。不一会，段芝贵之弟段永彬和傅良佐都到。段祺瑞即派傅良佐去马厂联络。直到12点段才回家吃午饭。是日下午6点以后，傅由马厂赶回来见段说：

“李师长欢迎总理去。”段即嘱傅找段芝贵秘密在天津北站，接洽备妥一个头等一个二等的专车一列。当夜11点左右，段上车，我同王希文、池俊臣、冯金铭等上差6人，中西餐厨师倪、杨2人，连同便衣卫队10名，一同上车。段芝贵、傅良佐陪段前往。午夜1点钟以后，车到马厂，第八师师长李长太率该师中级以上军官迎至车站。因师部在人和

镇，距车站约有两公里，备有车马让段等乘坐。段愿步行，遂一同徒步到人和镇。第八师炮兵团长冉繁瑞，步兵营长冉繁敏，均紧随段左右护卫。他两人系亲兄弟，曾给段当差多年，由段一手提拔的，常到段家还是以当差的身份伺候段，和第八师的同事们相处很好，该师团营长等知道他两人和段的关系很近，而冉繁瑞又是段的亲信魏宗瀚母亲的干儿子，以故均愿和他两人接近。段到马厂指挥第八师讨伐张勋，在人事方面，从下到上是有一定把握的。

7月2日早点后，李长太之妻由他儿子李壮飞扶着到师长办公室来见段，李长太陪来。段接到办公室门口，笑问：

“大嫂你好哇！”李妻说：“总理好哇！你还是那样年轻，没看出老来呢！”进屋后坐谈约半小时，互询两家眷属情况。最后李妻向段说：“你大哥（指李长太）当了半辈子官了！没有剩下什么，都老白了毛了，还能干多少年哪！总理你若不提拔他，还能有谁提拔他呢！这次你回到北京，把九门提督（民国后改称步军统领）给他吧！”段略加考虑说：

“大嫂放心！一定照办。”李妻回师部后院后，陈文运来见段，一会儿就走了，靳云鹏在12点以前也来了。

午后梁启超到。段在办公室门口对梁说：“任公此来，大振军威。”梁笑说：“打仗我是不行，我来给总理当个小秘书吧！”梁略事休息，即起草讨张通电。在黎、段争吵前几天的一个上午，10时左右，梁启超曾到府学胡同段宅见段。段对来见他的任何人，向不迎接到所住的楼门以外，这次梁来，竟穿上马褂迎到院内梁坐的汽车旁边，握梁手说：

“老弟，久违！久违！”让梁到小会客厅后，叫我告诉管中餐的倪师傅，预备大便饭留梁午餐。段留客人吃饭，经常是预备便饭，指明预备大便饭，是暗示加添燕窝鱼翅等海菜，

以表示格外尊重。梁、段自上午10点，连续谈到下午3点多钟，梁才辞去。这是段会客最长的一次。梁说话的主要内容是：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的胜负，不在于军队和武器的强弱优劣；既已相持三年，最后取决于经济方面能否持久。德国势孤，人力物力业已捉襟见肘；英法等各协约国资源丰富，又有美国在后面支援，在经济方面，远胜于德，一定能击败德国；中国既已与德断绝邦交，如迟不参战，德国若胜，我势必居于战败国的地位；英法若胜，因并未对德宣战，我也不能列为战胜国。从此国际地位更加低落，将何以自存；况日本业已参战，到德国战败，则东邻虎视，列强环伺，中国的前途更不堪设想！”段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，平素盛赞德国的军队精强，武器优良，虽主张参战，但还有一定程度的崇德惧德思想，经梁这一次长谈，对德宣战的意志更为坚决。以故急于要黎明令宣战。

梁启超所拟的讨伐张勋通电连夜发出，7月3日汤化龙来到马厂。同日，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，在天津督署设立司令部。第八师步兵两旅、炮兵一团，先后徒步开往廊坊，由段芝贵指挥。他先行返津转往前方督师。马厂车站设立稽查处，检查由北京—徐州间往来乘车的张部官兵，陆续扣留达三四百人。靳云鹏要求李长太先杀几个扣留在车站的辫子兵，悬首示众，以振军威。李谓由靳先请示段后再办。靳在晚饭时便向段请示，段未作答复。第二天午饭时，靳又向段提及此事，段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罪在张勋一人，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？杀几个有什么用处？你们总是好杀人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那一个好杀人的有好结果呢？”在张勋复辟失败后，所有扣留的张部官兵，均分别编隶第八师或给资遣回原籍。

7月8日，各省已先后响应讨张：东西两路的讨张军队，已逼近北京；驻北苑的陆军第一师蔡成勋部，已会同段的卫队营，以张勋住宅为目标，开始进攻东华门；段祺瑞即同靳云鹏、梁启超、汤化龙等返回天津，在讨逆军司令部办公。临行，梁撰书一联赠李长太。上联是：“上将军段祺瑞；下联是：“讨叛国逆张勋。”李很珍视此联。段素不喜欢存画，以前有人送给他的今古名人的书画，并不悬挂，都弃掷床下地上，任其霉烂。梁知之，故未将此联赠段。

段回天津后，每日9时左右就到督署内讨逆军司令部办公。在司令部午餐，直到晚饭时才回家。他专心致力于讨张军事，对癖好很深的下棋打牌，也缩短了时间和减少了次数。段在督署中院办公，幕僚人员均在第三层院内办公，靳云鹏经常在第三层院正中办公室内。10号左右，徐树铮来司令部见段，适段外出，徐即到第三层院各室，在室门和窗外向内窥视，并未进屋即行离去。靳闻之，立即到办公室门外，怒目视徐背后，以山东土话大声骂道：徐又争你奶奶的×，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你来查谁呀！你管得着么？婊子的儿，整天价不干人事，出坏主意，你是人做的么？王八蛋。”徐假装没有听见，快步走出中院去了。

自讨张通电发出后，段的卫队营长杜奎家住船板胡同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兼编译局局长魏宗瀚住东四七条八宝胡同，吴光新也住东城，都在卫队营的防地以内。他们三人，常用家中电话接通铁路电话线，先后打到马厂、天津，向段报告北京军事进展和张勋的一切情况。张被迫逃至荷兰使馆，主要由于蔡成勋的第一师和卫队营攻下东华门，逼近张住宅。

蔡部第一师驻防北京北苑，并非段的嫡系部队。因蔡与



魏宗瀚系同县同学，又是盟兄弟，段到马厂后，即密电魏宗瀚与蔡联系，派兵开进东城，会同卫队营进攻东华门内南沟涯张勋住宅。双方约定，先由杜奎率部分卫队秘密到齐化门，城墙上以红灯笼为标志，俟蔡部开到，即开城门迎接进城。5日午夜，第一师师长蔡成勋派所部第一旅旅长李焕章，率步兵两团，炮兵一营，机关枪一营，绕过安定门开到齐化门。卫队开城后，陆续集结于东四牌楼附近，略事休息，即分兵两路：一路以步兵两营，炮兵一营，由东四牌楼往南到灯市口布置阵地，两步兵营同机关枪营进入金鱼胡同布防；另一路以步兵两营同卫队营的重机关枪两连，由猪市大街经八面槽进入翠花胡同，以皇城翠花豁子为攻击目标。旅长李焕章为前敌总指挥，指挥部设于翠花胡同西口。张勋部队在东安市场联接金鱼胡同一带及东华门大街两旁，均堆集麻袋，设有防御工事。双方接触以后，张部略事抵抗，即退守东华门。灯市口金鱼胡同的蔡部军队向东华门大街一带推进，猛攻东华门；与此同时，翠花豁子方面亦下令总攻，并以卫队营的四个步兵连、一个骑兵连为预备队，便衣侦探连维持后方治安。

从7月7日到9日深夜，经过两昼夜的猛攻，张部凭藉皇城高厚坚固，奋力死守，未能攻入。双方死伤惨重。营长杜奎以电话向段报告，并请示拟将皇城凿洞设置炮位，轰击张宅。段准许，但指示：“对张宅炮击，意在恫吓他逃走，不可过多的实弹轰击。”9日夜间，征集石匠五六人，在东华门南段，靠近张宅的皇城墙，开凿洞口三个，中间一个洞口，设小钢炮阵地，两旁洞口各设重机关枪一架。10日夜间又总攻翠花豁子和东华门两处。蔡成勋悬赏两万元攻东华门。张宅院中和大门前各落一炮弹，重机关枪由洞口扫射两攻击目